

太

平

御

符

御符

逸民部

叙逸民一至

逸民十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

逸民部一

叙逸民一

易曰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累處事上而不累於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蟲卦

又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

施飾立園成莫大焉故賁于束帛立園乃落賁于立

園帛乃

又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

不惡於嚴九四

馬融曰奴遯君子言雖身外乃心在王室此之謂也小人則不然身外心必怨也

九五嘉遯貞言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詩曰考盤刺莊公也不能條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也考盤在澗碩人之寬獨寢言永失佛護考成盤樂也成

樂在
間者

又日向駒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
留賢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

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未不用矣矣者棄白駒而之
去者棄白駒來食我傷中苗我絃之

也繫

禮曰孝春之曰叟名士禮賢者

又曰儒有上下臣天子不下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

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庶隅雖分國如錙珠不臣

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論語曰子曰賢者避其世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

曰作者七人矣

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
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又曰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也道之下行已知之矣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

下惠小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

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憲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居迎方因是者辭謝曰堯

舜在上下有巢許令明王方崇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便

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方言不強致也

後漢書曰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

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又曰隗囂素聞杜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治書後因疾告去囂後欲留強起遂称疾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復容之乃出命曰杜伯山伯山林之字也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有盖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令且從師交之位林雖拘於囂終不屈節

又曰趙岐初名嘉年四十有重疾卧褥七年慮奄然乃遺令勅况子曰丈夫道無岐山之操仕無伊尹之勲天下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圓石於吾墓側前刻之曰漢有遺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

又曰曄字子融有俊才奴黃老不肯爲吏

又曰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爲序長尉

時行過亭萌俟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後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前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福將及人旣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於遼東萌素明陰陽客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盆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後詔書徵明以老耄迷路東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又曰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小受大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太春性清高未嘗脩刺候

人建武朱沛王輔等五主居北宮皆奴賓客更詣請丹不能致信陽候陰就光烈皇后第也以外戚貴盛乃跪說吾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之就故爲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其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紂駕人車豈比耶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坐令其輦曰是隱不關人事以壽終

又曰高鳳字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博精誦讀書晝夜不思妻常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恠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鄰里有爭財者持其兵而鬪鳳往解之

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柰何弃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與詐寡嫂訟田遂不仕將作大臣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脫病逃歸

又曰臺脩暗字敬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建業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病往謝刺史曰哮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春宣詔書夕暢庶事反不苦耶遂去隱逸不見

又曰韓康字伯林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與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千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女

又怒曰公是韓伯林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辟名
今女子皆知有我遂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下至
拒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駿之使者春詔造康不得乃
許諾辭安車自棄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寒徵
君當過方發牛人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
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
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康因中
道逃遁以壽

又曰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遁山谷因
穴爲屋仰暴松喬導引之術汝南吳蒼甚重之遺書以觀
其至甚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

期果卒

又曰馬瑤矯慎同郡人也隱於汗山以免置爲事所居俗
化百姓之悅另馬牧先生

又曰陳留老父不知何許人也拒帝代黨錮事起守外黃
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
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返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
官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連人無
援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人植杖
大息而言曰吁二丈夫河泣之悲世龍不隱鱗鳳不藏於
網罷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與不顧而
去莫知所終又曰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

嘗未城府夫妻相見如賓荊州劉表數年請不能屈乃就
侯之謂曰夫保金一身孰若保金天下乎公笑鴻鵠巢於
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
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
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云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
若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代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代皆遺
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何所遺也歎長
息而去後遺其妻子而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又曰向長字子平

高氏傳向
字作尚

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

尚中何奴通易老貧無資食奴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
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避連年乃至欲薦於莽固辭乃

止遂求退讀易至於損益掛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
貴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耳建中男女嫁娶既畢勅勅斷
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欲同奴北海禽慶
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在

又曰王霸字孺仲太原人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
絕交官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
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讓霸位於霸關
陽毀之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連徵不至

又曰閔叔仲代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
其含菽飲水遺之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建中應司徒侯
霸之辟旣而投劾而去霸徵博士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

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斤屠日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市更常給馬叔仲惟而問之知乃歎曰閔叔仲豈以口腹累安邑乎遂去客沛以受卒

又曰野王二老不知何許人也初世祖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遺鄧禹西征送之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即禽世祖問曰禽何尚舉乎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世祖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二老曰何大王之繆耶音湯即桀於鳴條而大於亳武王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邲鄩彼二王者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世祖悟其旨謂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去莫知所在

又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學其世祖即位光乃變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知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援羊裘釣澤中乃備安車玄纁艘之而後車至駕即幸其館至光卧所撫光腹白吐吐子陵何不出相助為治耶光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耳何至相逼後引光入共偃卧以足加常腹上明白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耳除諫議不屈耕富春山後名其釣處為嚴子陵瀨

范華後漢書逸民傳序曰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是以堯稱則天下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弥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之數匪一惑隱居以其

志或迴避以全其道道或靜已以鎮其操或去危以圖其
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死物以激其靜然觀其耳心畎畝
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所至
而已

京房易飛侯曰以知賢人隱四方常有火雲五色具而
不已其下賢人隱

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廢也時命大繆也

又曰劉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誹世之人也就藪
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士之人
閑暇者之所好也

皇甫士安高士傳序曰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
是以鴻雀先生創高於上皇之世許由善卷不降於唐虞
於朝自三代奏漢達乎興魏受命中賢之主未嘗不叟岩
穴之隱追遊世之民是以易著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
詩人發曰歌駒之春秋頭子歲之故節明堂月令以季春
之月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高讓之士王正所先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

逸民部二

逸民二

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保臨涇人好學有志隱居著書
度遼將軍皇甫規官臨安定鄉人有貨買鴈門太守者還
家謁規規卧不寧旣入而問鄉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
在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徒出迎授符手
而還與同坐極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縫掖
言書生道義爲之貴也

又曰向栩字輔興河南朝歌常讀老子莊如學道常坐竈
北板床上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時賓就之輒伏不

起時人莫能測後徵拜時中儼然正色百官揮之

又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甚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鴻者鴻問叟之入聞七日而鴻不荅妻乃跪床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偃蹇數夫令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喪褐之人可以具隱令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父父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爲權髻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子曰德曜孟光因共入霸陵山後至吳人爲賃舂每歸妻爲具飡舉接齊眉

又曰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

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對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所論乎豈若乎食肯不其故毀容之實若味不存故口食之可也

又曰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見之曰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如何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來若欲吏之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者矣太守矍然不敢復言

又曰漢賓老父不知何許人桓帝幸竟陵過雲臺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老父獨耕不啜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曰

人皆觀老父獨不觀何也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思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治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後天下以奉天子以昔聖王宰世茅茨未傳而萬民以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又何忍與人觀之手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謝沈後漢書曰龍兵長吳郡人篤奴好學王莽篡隱居大山以耕稼爲業公車徵不應更始時任延年十九爲

東部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爲主簿自請長爲門下祭酒教曰龍兵先生請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洒掃其門猶懼之辱何召之有

又曰鄭敬字次鄉汝南人閉居不修人倫都尉逼 公曹

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爲甘露此木汁其辭病去隱處精學同郡鄧敬公爲都郵過存敬敬方釣魚於大澤因折艾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遂廬華門琴書自娛世祖公車徵不行

又曰揚后字仲桓廣漢人潛身藪澤耜耕誦經司徒揚震表薦其高操公車持徵不就益州刺史焦參行部致謁后惡其苛暴特耕於大澤即委餌疾遊參志恚之收其妻子錄擊欲以致后遂不知后所在乃出其妻子

又曰張奉字公先弟表字公儀河內人兄弟少有高節立精舍教授惡衣糲食太傅袁隗以女妻奉送女奢麗奴婢百人皆被羅縠輶輜軒光路婦入門數年奉住精舍有如路

人其妻待奉入朝乃徑前跪曰家公年老不以妾頑陋使
待君巾節自知不副雅操君如欲執梁鴻之節妾欲懷孟
光之徵志奉無以荅妻悉徹玩飭被服奴婢著縵帛執紡
具奉然後納之請公連徵不就謂之張氏而張氏兩賢
又曰符融字偉明少爲都官郎耻之委去私事少府李膺
膺常貴融融幅巾褐衣振神清淡膺捧手高聽歎息不
郭林宗始入京師詣融融一見與定至交海內服融高公
府連徵不就

魏志曰張

野在句切

字子明少遊大學後遁常山并州牧高

幹辟不至表安樂令不就後遷居任縣廣平太守廬敏到
官二日網紀曰承前致版謁野敏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

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豈此版所可光飭哉但遣主簿奉書
致羊酒之禮

王隱晉書曰魏末有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時人於
汲郡北山上土窟中得之夏爲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覆爲
人無言奴讀易鼓琴初宜陽山中作炭者忽見有人不語
精神不佞常人帝使阮籍往視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野
人乃笑曰爾復作向声籍又爲嘯籍將求出野人不聽而
去登井嘯如簫歛笙簧之音聲震山谷而還問炭人曰故
是向人耳尋知求而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孫登別傳人載
又曰庾亮字叔褒潁川人與弟治藩必跪而而授條凌執
獲者雖畢而据多者亮退待間乃方知据不曲行旁掇跪

而把之每飢卒其邑人于山林拾豫為群功曹舉清白異
行皆不就值亂携妻子入林慮氏歸之祿於大頭山而田
其下有終焉之心眩發拄杖林起杖墜岸而死

又曰董京字威輦不知何許人太始初值魏禪晉遂被髮
狎狂常宿白杜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復全帛
佳綿則不肯受著作孫楚就杜中與語遂載於歸終不肯
坐後數年去莫知其所其親處得石一子其詩曰末世流
奔以文伐質逝將抱此玄虛歸我寂寞之室

又曰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常學戲般其母疾市樂于洛陽
賈克問而訪之問曰卿居海作何戲習仲御曰能戲般耳
克因命焉仲御即登舟鼓世為鮪音字音南魚字之歌學鯀鮪之

狀俄雲霧杳冥白魚躍入其般克其異之因就與語仲御
不對克整服謝之仲御引卓而去弗之見也克乃歎曰可
謂休人心石哉初仲御在鄉人也或說之使任仲御教然
作色謂之曰我安能遂偃低眉下意乎問君之言不覺韓
毛競監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如火炙舌不住齒口不能
將兩耳閉塞雙眸俱瞑也遂竟不往

又曰董養字仲道惠時帝遷揚后于金墉有侍婢十餘人
賈后奪之然後絕膳八日而崩仲道喟然歎曰天人既曰
大亂將至頃危宗廟在其日矣顧謝鯤阮千里等曰時既
如斯難可保也不如深居岩洞耳乃荷擔妻子推鹿車入
于蜀山莫之所正

又曰郭文字文舉河內人隱居不仕常居臨安及吳興於
抗依山結廬臨清植穀種麻以供衣食常著褐布披其鹿
皮其山多虎豹文獨無藩離格障多虎豹並不至大興中
揚州刺史王導聞其名乃自迎與相見尋而逃去莫知所
在

又曰郭瑀字元瑜懷德人也避世不仕涼州牧張天錫遣
使者孟公明備禮徵瑀乃指翔鴻以之示曰此鳥飛青雲
之外翔深谷之中自東自西安可籠也遂逃入山公明乃
拘其門人與歎曰吾入山逃祿避罪豈謂隱其行義翻乃
害平人乎乃出就徵及至姑藏值天錫母卒括髮入佛三
誦而出還入其山天錫佛能強之後莫知所在

又曰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
原入訟獄之死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大學行禮
因留貴遊子聞第而重之原康未原以賢良徵累下州郡
以遣皆不到也

又曰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
武帝欲以琦爲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郎郭彰彰素疾琦
荅曰不識帝曰若如卿言即堪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
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以為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
終身處於家

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負素自位元康
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

刺之褒不仕莫知所終

又曰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幼孤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擾之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俊秀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尚志隱遁辭疾不行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辟爲祭酒並不就咸和二年卒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時常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其其姓有竹實數斛曰杵而以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五帝三王之義蕭然曾不經聽乃對之長嘯其音響毫蘇門生道介而笑籍旣降蘇門生亦嘯若鳶鳳音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二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

逸民部三

逸民三

王隱晉書曰龔莊字子偉巴西人也潔已自守與鄉人誰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莊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李期特孫特莊欲壽假以報乃說壽曰節不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拾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克之壽猶龔龔僞號欲官之莊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受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求爲國藩福流子孫壽不納莊謂曰百行之本莫先忠孝旣假壽殺期私仇已雪又欲使期

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莊遂獮其龔又云乎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下帷研考經典覃思文章至孝勢時卒又曰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先避世居千吳之嘉興父建字吳志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失當世由是當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使孔愉上䟽疏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稱老病卒於家

又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視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巴屬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皆不應常冠皮并幣巾躬耕山藪後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

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七十餘卒又曰謚字叔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志尚博學善重屬文恬靜不接交遊召拜太子舍人諸生文學累徵不赴永嘉末沒于劉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曆石李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死亂之中類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乃冉閔僭亂復備禮徵爲太常謚遺閔書因不食而卒

又曰索襲字偉祖燉煌人也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病辭遊賜於陰陽之術天文地里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燉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曰忘返而歎曰索

先生硯德名儒真可以認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為三
老會病卒時年七十九

又曰揚珂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
百常食麤飯水衣短褐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踈賓
異客音旨未嘗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
欲所論授入室弟子令相與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
固辭不赴曜入敬而不逼遂隱於龍山及曜為名勒所擒
秦東徒留長軻安石季龍嗣立備玄纒束帛安車徵之軻
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有司軻以倨
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弗從下詔任軻所尚常卧土床復
以布被保寢其上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
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
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為焦光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
後上䟽陳思鄉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自歸秦州仍教
授不絕

又曰公孫字鳳鸞上谷人也隱於昌黎之九城山冬衣單
布寢土床彈琴吟味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
暱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暱不言不拜衣在九城賓客造請
鮮得與言數年病卒

又曰孫公求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
南山不娶妻妾非所墾植不衣不食吟咏巖間欣然自得
年逾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鸞俱被慕容儁徵至鄴王公

以下造之不與言經雖隆寒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
驛送之手平郭後符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老曾路
使致問未卒堅深悼之

又曰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來嘉之難隱於太山恬靜寡
欲清虛服氣食芝餌石修道養之法冬無緼袍夏則帶索
端拱尸居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致道虛無宗
其居休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居去爲忠六十爲步五日一
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
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而爲谷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
無所受年狂期頤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徵之乃至長安
堅賜衣冠以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清以野服入謁從

之後堅以安車送之行遶華山歎曰我東岳士歿於西岳
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堅謚安道先生

又曰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處不娶妻妾不
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
有喪葬輒扶涕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
日共時咸皆見之姚長之亂莫知所終

又曰郭荷字承沐洛陽人也共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
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終學荷明究郡籍
特善吏書不應川即之命張祚遣使者以表帛安車徵爲
博士祭酒後上疏乞還祚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
八十卒謚曰玄德先生

又曰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
窓中有聲呼曰祁孔賓隱去來修節人間甚苦不可詣所
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至燉煌依學官誦書貧
無衣食無儒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而教
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謂爲先生先生不
名之以壽終

又曰翟劭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泰和未嘗
居城宣郡界山中有翟劭因以名焉大司馬桓溫常住造
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五色溫及僚佐數十
人皆莫測之及命伏滔之爲銘贊竟卒於山中

又曰宋纖字令文燉煌人也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隱
於酒泉南山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鍾鼓
造纖織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見德
可仰而形不可觀吾乃今而後知先先人中之龍也題詩
於石壁也舟崖百文青壁萬尋竒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
如玉維國之深重爾人遐實勞我心纖註論語及爲詩
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復遣使者備禮徵爲太子
友逾喻甚功纖然歎曰德非干木敢何稽停明命遂至姑
臧祚遺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
不受後卒謚曰玄虛先生

又曰鄧粲長沙人也少以高潔著名於南陽劉鱗之南郡
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公早辭

厚禮請璨爲別駕璨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駢之尚公謂璨曰卿道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所望璨答曰足不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尚公等無以難之

又曰汜騰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閔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吾聞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刺史執徵之爲府司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卒

又曰王長字文德郁廣漢人少以才學知名放蕩下霸州郡辟爲別駕乃徵服竊出舉州莫知所知後於咸都市中

蹲踞而坐齧胡餅食之刺史知其不出乃禮遣之於是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通玄經四卷文言卦象可用以爲卜筮

晉中興書曰虞喜字仲寧好學博古中宗初鎮江右上疏薦喜公車徵不至司空賀循每一詣喜輒經信宿云不能測也康帝以爲散騎當侍又不起永和初將禘太廟應有遍毀尚書郎徐禪詣喜該焉喜所著數十萬言

又曰高陽許詢字度玄丹陽許玄字遠遊並治高不仕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道遊會稽臨海山誓不歸家乃與婦書令改適後入剡深山莫知所止或以爲昇仙

又曰翟陽字長淵尋陽人耕而後食凡有饋賄一無所受
度亮薦湯以國子博士徵不起湯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
雅好戈釣及長不復獵人或問莊子同是害生之道而先
生止去其一何也莊子獵自我釣自物故先節其甚者且
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鈎端作筆
門啜菽飲水徵辟皆不就莊子矯矯子法賜並徵不至世
有隱行

又曰郭翻字長翔不交世事家于臨川唯以漁獵為娛常
以車獵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返度亮薦公車徵不
就乘小船歸武昌度亮翼躬往造之以翻般狹小欲引入大
船翻曰使君不以名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遂

不肯翼便俯屈入其舡中終日而去

又曰孫畧字文席吳人少佃於野人有劉其稻者畧辟之
既而刈一擔自送與之卿人感愧終日屢空怡然自足辟
命皆不就妻虞預女也少稟伯喜風共安儉約

又曰何琦音奇字萬倫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豐約與隣鄉兵
之類徵不起桓溫琦登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焉
何其真正是也

又曰陶淡字處靜侃之孫雅好仙道年十五六便服食於
山中立小草屋設小床獨坐故舊人山候者輒移渡澗莫
得近本州舉秀才淡聞遂逃羅山縣中終身不返莫知所
終

又曰范宣少尚隱道博綜衆書徵辟不並應雖閑居屢空
常研講爲業諷誦之聲有若齊魯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

逸民部四

逸民四

晉中興書曰孟陋字少孤而清貞潔操絕倫口不言世少
事時或漁戈雖家人亦不知之所大綜輔政以爲參軍不
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宜引在府溫歎曰會稽王不能
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億兆之人無官者食居其九岩
能高士哉我病疾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

又曰劉麟之字子驥一字道民好遊於山澤志在存道常
採藥至名山深入志遠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開
一困閉或說困中皆仙方祕藥麟之欲便尋索終不能之

桓冲請爲長史固辭居子陽岐人事往來無不投止麟之
自供給人人豐足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又曰龔玄之字道玄潛處陋巷未常出入公門人有致餉
一無所受武陵太守孫放薦玄之詔以爲散騎侍郎縣逼
苦辭不行前後四徵一皆不降

又曰戴逵字安道少博學能鼓琴總角時以鷄子汗漫也
屑作鄭玄碑又爲碑文文旣綺藻器亦妙絕武陵王晞聞
其善琴使人召之逵於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
王門令人累徵散騎常侍郎縣逼乃逃去吳國內使王詢
有有別館在虎丘山乃潛注詢山中謝玄主詢并表逵烈
宗備禮徵不至

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曾祖侃晉大
司馬潛少有高處常者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曰先生不知
何許人不諱字之邊有五柳樹因以自號焉閉靜少言不
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
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心醉常著文自娛
頗示以志忘懷德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之
實錄

又曰孔淳之彥深魯郡人第室蓬戶庭草無徑唯狀上有
數帙書元嘉初徵散騎常侍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
所之

又曰周續之字道祖廬山廣武人也終身不娶妻布衣蔬

食常以稽康高士博得山林之美因為之注高士討山
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請禮月餘復還山

又曰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以伐樵採藥為業每以樵若置
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恠之積久方知
是朱隱士所賣須臾行者隨其所甚多少留錢取樵而去
又曰王素字休業琅邪人也少有志行乃往東陽隱居不
仕屢被徵辟声譽甚高山中有絃虫聲清長而形醜業乃
為蛭賦以自况

又曰戴顓字仲若譙郡鍾人也父達兄殷並隱遁有高名
顓年六十遭父憂幾於滅毀因此長抱羸惡又不仕復修
其業父善琴書顓病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

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殷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
声不忍復奏各造新弄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遊之
因留居止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吳下吳下士人共
為築室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太祖元嘉初徵散騎常
侍就並不太祖每欲見之常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
之曰當讌載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声伎一部卒年六
十四後景陽山成上歎曰恨不使載顓觀

又曰宗炳字少文南陽人高祖領荊州辟為主簿不起問
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豈可於黃門折腰為趨走
吏乎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
歸西長史王弘每從之遊未嘗不弭日也乃下入廬山就

釋惠遠考尋文義况城爲南平太守逼於俱遠乃於江陵
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爲太尉叅軍不就二兄早
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宋
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數徵度子並不應衡陽王
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飲讌命爲謚議不起好山水愛遠
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德尚平之志有
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遊遍唯當澄懷觀道
卧以遊理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
人金石弄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卧就炳受之元嘉二十年
炳卒

又曰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家貧而性好山水桓玄
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叅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宋傾朝謙
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逸別必在有情下官於殷風爲
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隨兄敬弘之安成郡弘之解職
同行家在會稽上虞敬弘常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
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
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亦不賣曰
夕戴魚入至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始寧沈州有佳山水弘之又於岩築室謝靈運頗延之並
相欽重

又曰劉凝之字志安少名長年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
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仁德

禮辟並不受妻涼州刺史郭鈴女也遣送豐麗凝之志散
之親族妻亦能弃榮華共安儉苦徵爲祕書郎不就荊州
年飢衡陽王慮凝之餒弊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
門觀飢色有者悉分與之性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小泛江
朝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山絕人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
妻子皆從其志

又曰龔祈字道孟武陵漢壽人也父黎民及祈並不應徵
辟其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逵見而歎曰此荆楚
仙人也時或賦詩不言及世事

又曰崔法賜尋陽柴桑人湯湯子莊莊子矯並祖高尚不
仕逃避徵避矯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居後便不
復送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辟著作郎不就後家人
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從遠避徵聘遁迹幽深後卒於巖石
之間

又曰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憂好老易縣北石山下爲
精廬與諸孤孑子共金廬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辟
府兄十二命皆不就太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累世事佛
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輟舉家
或動馬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之日資而琴書爲藥孜孜
不倦

又曰雷次宗字仲倫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惠遠
篤志好尤明禮三毛詩隱退不交世務以散騎侍郎徵並

不就元嘉十五年徵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
生百餘人駕車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
就還廬山公卿已下並設祖道徵後詣京邑爲築室於鍾
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請王請喪服經次宗
不入公門仍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後卒於鍾山
又曰閔康之字伯愉河東陽人世居京口寓居南昌少而
篤學算妙盡其能元嘉初太祖聞康之有學義詔徵之不
起棄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病卒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
二十餘年時間有日輒卧論文義昇平初卒

後漢書曰馮亮字靈通南陽人博覽諸書篤好弗理世宗
常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全人將全侍講十地諸經固辟

不拜又使衣幘入見亮以求幅巾就朝遂不就強強逼還
山數年與僧徒禮送爲業有終焉之志旣雅愛山水兼有
巧思結架林巖甚得遊教之適頗以此聞世宗給其功力
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嵩山形勝之處制
閑居寺亮卒詔賜帛二百疋以供凶事遺誠兄子綜殮以
衣幘左手持板右手執經孝置屍盤石上積十餘日乃焚
於山以灰燼處起佛塔初亮以冬月亡時連驟雪窮山荒
澗鳥獸幾窘僵屍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人惠需每日
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虫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
服如本唯風推幘耳需又以大栗十枚開亮手置把中經
宿乃爲虫爲盜食皮殼在地亦不傷飢體焚燎之日有素

霧翁鬱迴繞其旁自地屬天弭朝不絕中山道借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又曰李謚字永和趙郡人少而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事初師事少學博士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謚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盛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謚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上之情長而弭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

又曰陸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年二十遭父喪鬚髮至曰每忽哭聞者而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穀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及浩爲司徒奏徵夸爲其中郎辭疾不起州郡通遣不得已及入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叙平生及

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意不能發言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夸曰挑簡鄉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公挑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夸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騾內之廐中與相繼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恨陸夸獨行之士本不應以小職辱知又使扶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及浩誅後夸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嗟乃歎曰崔公旣死誰能更容陸夸今年七十五卒及葬之日赴會者如市

續晉陽書曰謝惠隱居會稽初月犯少徵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重於時人憂之俄而數死故會稽士人嘲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

逸民部五

逸民五

蕭子顯齊書曰褚伯玉字元璵吳都錢塘人也年十八父
為婚婦人前門百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時人此
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群吳苦禮
致之伯玉不得已停群信宿才交數言而退寧州將軍立
彌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城影雲棲不
事王侯抗高未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士何以致之望
其還葉之曰斲之紆清塵亦願助為璧答曰褚先生從曰雲
遊舊矣此子素素然唯朋松石介孤峯絕嶺者積數十

迹故要其來此異尉日夜此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
烟波臨滄州矣知君欲見當爲申譬言太祖即位手詔吳會
一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遣其志勅於剡白石山立
太平館居之

又曰明僧紹字承列原犇人也隱長廣郡崂山詔徵爲正
員卽稱疾不就其後上與崔思祖書曰不食周粟而食周
薇古猶發議在吟寧得息談耶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刺史
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聶太山慶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
事亦堯之外臣與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乃贈紹竹根如
意南史曰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
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于家亦隱居不仕

又曰辛晉明字文遠少就關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
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蛟甚多通夕不食寢而終不
道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贈
後至不者復肯受人問其故荅曰本以兄暮不用故不送
親友之意今實以足豈可立亡者餘贈耶齊豫章王嶷爲
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能

又曰樓惠明字智遠立性道術居金山固有華舊多毒害
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知之宋明帝
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宮苦延方至仍又
辭歸俄自金華輕倬西不及就路迴之豐安旬日間娥賊
起唯豐安獨全時以爲有先覺齊武帝勅爲立館

又曰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壽陽太守日落道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繡緬甚異之乃問問有魚賣于漁父笑而吞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恠焉遂褰裳沙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足勞止吾聞黃金曰壁重利也駟馬高蓋采芳也方黃金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乎不輦緝熙之美何晦其用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霧未辯貴賤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亡爲樂貪餌吞釣非夷非惠耶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又曰顧歎字景怡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無農歎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馱省歎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達之見賦乃上鄉中有學舍歎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聰無遺亡者夕則燃松節讀書燃康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或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凱之臨縣見而異之遺諸子與遊從豫章雷次宗詔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廬於墓側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歎早孤讀書至哀父母生代劬勞輒執書慟哭足受業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又曰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父道鞠州從事善彈其京產少恬靜閑意榮官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凱

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為交即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
與郡顧歎同契始寧東門開舍受學子齊建元中武陵王暉
為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為暉講說故往之之遊
日杜生當今之臺上也永明十年孔珪陸澄約沈表薦京
產徵為奉朝請不至於會稽聚徒教授建武初徵員外散
騎常侍郎京產曰莊生特釣豈為白璧所迴辭疾不就

又曰孔道微會稽山陰守志業不仕與杜產京友道微父
祐志行通神隱於四明山谷有數百斛錢視中之如瓦石
太守王僧虔於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
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居此古之遺德也道微少儻高
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覩邑豫章王疑為州

辟西曹書佐不至鄉宗暮之

又曰藏榮緒東莞莒人也少孤窮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
洒掃堂室署筵席朔望輒拜薦為甘珍未嘗先食純好孝
括東西晉為一紀錄志傳一百一十卷隱居家口教授齊
高帝為揚州刺史徵榮緒為主簿不至建元中司徒緒彥
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祕閣榮緒謂人曰昔宮尚奉冊書
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
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
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為戒永明六年辛卯榮
緒與閔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為二隱

又曰吳苞字天蓋濮陽甄城人也儒孝善三禮及老莊宋

秦始皇中過江聚徒教孝冠黃葛布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
俱於諸彥回宅講授齊隆昌元年徵為太宰憐士不就始
安王遙光及祐徐孝嗣共為立館於中山下教授朝士多
到門為當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
已以壽終

又曰蔡會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偽謂江敷
曰古人稱安平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如至菜休明者
不可謂之夷白乎

又曰徐伯稱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少孤貧無紙常以竹
葉箭若箴及地上孝書山水慕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
伯珍累床而坐請書不輟叔人播之與顏延之交善還祛

象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孝積十究尋經史遊孝者多
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
退如此凡二十焉如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早伯珍
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水之下趨而辟早喪妻脫
不復重娶自此曾參宅南九里有山伯彌移居之階戶之
間木生皆連理門前梓樹一年便合抱白雀一雙栖其戶
牖論者以隱德之感也

又曰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父虔之宋樂安令麟
士幼而後敏年七歲听叔父岳言玄寶散言無所遺失岳
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向之
志親亡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涕泣彌旬居貧織簾誦書曰

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常行路隣人認其所著笈麟
士曰是鄉笈耶跣而返隣人得笈送前者還之麟士受笑
而之宋文帝令何尚之妙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
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去尚之謂子偃曰山藪固
多竒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汝師之麟士常苦無書因
遊都下歷觀四部畢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
不與人物通或勸之仕答曰魚懸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悞
所以每獲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能不希企日損
乃作玄散賦以絕世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從學之士數
百人各管屋宇依止其側時為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
開門教授居城市

又曰諸葛璩字幼文琅琊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閔
康之博涉經史復始徵士藏榮緒者晉陽稱璩有發擿之
功方之靈壺齊建武功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負守道
閱禮敷詩如其簡退可揚清激濁辟為議曹從事帝許之
璩辟不赴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
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出就學者日
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守手張文為起講舍璩處身清正
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
之

又曰劉憲裴字宜文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
成王法曹行參軍常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遇處士張

秀相得其勤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隣寺又於山北
構園一所號曰離後園時人因為離垢先生遠近欽慕之
簡文遺以機杖論云自遠法師歿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
之盛也

又曰范元琰伯珪居父憂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長
及好學博通史兼精佛義祖母癱瘓常自舍吮與人言常
恐復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而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
憚之家貧雖以園蔬為業常行山見人盜其松元琰遽退
走毋問其故具以實答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退畏其愧
耻合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清盜其荀者
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

建功初為曹武平西將軍不至於時始安王遙光為揚州
謂徐孝嗣曰曹武將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之
叟會遙光敗不果時人以為恨

梁書曰阮孝緒字士宗尉氏人父彥之誠曰宜思自取以
庶爾躬答曰願追赤松子於滄海遂許於由窮谷耳自是
屏居一室非晨昏定省未嘗出戶外凡王宴貴顯緒度必
顛復聞船声至聞孝緒乃穿籬逃竄乃宴誅竟獲免時中
丞任昉欲往見之不肯仍歎曰其室雖近其人何遠自是
飲風者莫不歛衽望塵而息也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人生十歲讀葛洪神仙傳曰仰
青雲觀白日不覓為遠齊高祖作相引為侍讀永明初脫

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乃許之居旬容曲上自號華陽隱居武帝即位有吉凶征討大事皆使咨問時人號為山中宰相預知梁祚覆沒乃製詩曰表甫任散騎平叔坐論空豈物陽殿遂作單于宮及侯景傾陷篡位果在昭陽殿皆如其言大同初卒八十五顏色不變屋中有異香氣累日益益謚貞白先生有肘後方枕中術及本草又曰沈顛吳興人也性有至介常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每獨處一室罕見其面從叔毅貴顛當朝每還吳賓客迎送填咽顛送迎不出城毅乃歎曰吾乃乃今知貴不如賤也

又曰何點字士哲廬江人也點雖不出入城府而遨遊于

外不簪不帶駕柴車躡草履忽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

多慕送之時人謂之通隱

後周書曰常瀆字敬遠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淡於名利

太祖經畧王業多席求賢備禮辭之終不能起彌如敬重

世宗即位禮遇逾厚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

公年七十而卒

陳書曰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初為梁少陵王綸孝士綸奉

丘援臺城留書二萬卷 樞肆意尋覽將遍乃喟然歎曰

吾常聞貴爵位者以業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

庫今乃稽諸典史賀論其義以各從其所好乃於隱節山

曰清洞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

逸民部六

逸民六

隨書隱逸傳曰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髻喪父
事母以孝聞母嘗嘔吐疑為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瑒琛
所嗟尚每稱此兒吾家之顏事也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服
闋舍宅為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群籍
無善天文術數隋有天下畢志志不仕自以小孤未嘗飲
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樽俎對之跪
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
無不沉醉誼乱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郡

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
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敢施隋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
竟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踈穎至
於此家富於此窮處節儉每以賑施爲務開皇八年終於
家又曰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
爲和族所甚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
情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比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
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之友每相往來時稱李崔父子
謙宛窮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祕書府士謙妻盧氏寡居
每有家事輒令人認廓取定廓常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
甚精大業中終於家時年八十

又曰徐則東海剡人也幼尋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
三玄精論議懷栖隱於操杖第入晉雲山後學教百人苦
請教授則謝而遣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太建時應召來
憩於至真觀替月父辭入天台下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
水而已雖隆冬牙寒不服綿絮初入晉雲山大極真人除
君降之曰汝年出十八當爲正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諱
鎮如其名手書詔之遂詣揚州其後夕中命使者取香太
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五更而卒支体柔弱如生
又曰張文詡河東人也父居開皇中爲洹水令清以正聞
有書千卷教訓子孫皆以明經自造文詡博覽文史特精
三禮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遊於大學上

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諳文詡詣質疑滯文詡輒情
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右僕謝蘇威聞其名而召之
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仁壽莫學廢文
詡策杖而國灌園為州郡穎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母
以德化鄉黨頗移風俗常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
之盜因感悞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因令特去
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為遠近所悉州縣以其負素
將家賑恤輒辭不受每閑居之際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
將至恐修名之事不立以擊意繫凡背有所處特人方之
閔子騫原憲終於家時人年四十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
先生

唐書隱逸傳曰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少與李播呂
才為莫逆之交隋大業中應悻悻廉潔舉揚州六合縣丞
非其所好弃官還鄉里績河渚中先有田十數頃隣渚有
隱士仲長子先服食養性績重其貞潔與頽相近乃結廬
河渚以琴酒自樂長近北山賦以見志績又常躬耕於東
臯故時人號東臯子或經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
詩多為好事者詠風貞觀十八年卒臨終自刺死曰遺命
薄塋無預自為墓誌

又曰田遊岩京兆三原人也初補大學生後罷歸遊於太
白山每遇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及妻子並有方
外之志與遊岩同遊山水二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

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隣調露中高宗幸嵩山遺書
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毋遊岩山衣由冠出拜帝令左右扶
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比得佳否遊岩曰臣泉石膏肓
烟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帝曰朕今得卿何異漢獲
四皎乎因將遊岩就行官授崇文學士令與太子少傅劉
仁軌談論帝後將營奉天宮于嵩山遊岩旧宅先在宮側
特令不毀仍親書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岩宅

又曰史德義蘇州崑山人也咸淳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
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廓東市號為漁人高宗聞其名
徵赴洛陽尋稱疾東歸公卿已下皆赴詩餞別德義亦以
詩畱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芳使周興表薦則天

徵赴都詔曰蘇州隱士史德義尚至虛玄素履貞確謙冲
彰於理問孝友表於閨庭固辭徵辟長嚴陵之瀨多謝簪
裾高蹈愚公之谷朕承天革命建極開措寤寐星雲物色
林壑順禎期而損薛帶應休運以解荷裳與自海隅來遊
魏闕行藏之禮所得就書之節無違風操可知啓沃攸侔
特宜優獎委以諫曹授諫議大夫後放歸立墅

又曰王友真懷州河內人也弱冠時母疾篤醫言唯啖人
肉乃差友真獨念無求理乃割骨肉以飴親母疾尋差則
天聞之令就其家驗問特加旌表友真素好學讀九經皆
不遍訓誨子弟如嚴君為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屏絕羶
未出曾未言負諾時論以為真君子中宗在春宮員為司

義即不就神龍初又拜太子中舍人仍令所司以禮徵赴
及致固以疾辭玄宗在東宮又表請禮徵之以年老竟辭
疾不赴年九十餘開元四年卒時不制銀青贈光祿大夫
又曰盧鴻一字浩然本范陽人也徙家陽洛陽少有學業頗
善籍策楷穎隱於山開元初遣備禮再徵不至五年下詔
徵之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問其故奏言臣聞老君言禮
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以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上別召
昇內殿賜之酒食詔曰鴻靈一應辟而至訪之致道有會
淳風爰舉逸人用勸天下特宜授諫議大夫放還山
又曰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為人持羊收
傭以供葬七畢隱於嵩山師道士黃頤向四十年盡能傳

其閉氣道養二術願卒更兗州但狹山中與道士劉玄情
為棲道之友好易及老子嘗餌松栢葉及雜花散景龍中
年七十餘氣益壯刺史盧齊卿就謁致禮因訪以字人也
術夷齊曰孔子稱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可以終身行之矣
及玄宗東巡勅州縣以禮徵召至駕前年已九十六上令
中書令說訪以道義官扶入宮中與語甚詔悅授朝散大
夫守國子監博士聽致仕還

又曰大經者篤學善易口無二言則天降詔徵之辭疾
不起與衛州人夏侯乾童有舊聞乾童母卒徒步往吊之
鄉人止之曰當夏溽暑肯涉千里致書可也大經曰尺書
安能及意遂能至魏州會乾童出行行大經造門設席行

吊禮不訛其家人而還開元初畢勾為刺史謂解令孔慎
言曰衛生德厚宜有旌異古人式干木之閭里賢故也慎
上言造門就謁時大經已年老疾不見嘗預筮死日先鑿
墓自為誌文如筮而終

又曰李元凱者博學善天文律曆然性恭慎口未嘗言之
鄉人宋景年少時師事之及相使人遣元凱作東帛將薦
舉之背短而不答景龍中元行冲而洛州刺史邀元凱至
州問以經義因遣之衣服元凱辭曰微軀 宜服新麗但
恐不能勝其義以速咎也行冲乃以泥塗汚而與之不獲
已而受及還乃以已之所蚕素絲五兩以酬行冲曰義下
受無妄之財年八十餘終

又曰徐 紀者聖曆中徵拜佐抱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
謂人曰三諫不聽可去矣遂移病歸鄉里神龍初宜尉使
舉仁紀之行可以激俗又徵拜佐補闕三十書又不省乃
詣執政求出授靈昌令妻子不之官解舍唯衣履及書數
而已餘無所蓄

又曰孫處玄者長安中徵為佐拾遺頗善屬文帝恨天下
無書以廣所聞神龍初桓彥範等用事處玄遺範彥書論
時事得失彥範竟不用不言乃去官還鄉里以病卒

又曰白履忠陳番後儀人也博涉文史常隱居 吉大梁
城時號為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存官而歸開原
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惜表薦履忠隱居請書真苦守操有

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乃徵赴京師及至辭以老病不任職事授詔朝散大夫陳留數月而歸復忠鄉人在庶子無競謂復忠曰吾子家室屢空競不需斗米正帛維得五品何益於實也復忠欣然尋以壽終

又曰崔觀梁州城固人也為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為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令各為主業觀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一不問約奴婢道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咲詠自娛山南節度始鄭餘慶高其行辟為節度叅謀累邀方至府第為史無方畧苦不達人事餘慶長者優容之太和八年左輔關王真方薦觀有高行詔以起居郎徵之觀辭疾不起卒於山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王倪者堯將賢人也師被衣齧缺人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何漢汗而不能寒疾雷破山暴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雨騎日月而遊天地之外死生無於已而况利害之間乎

又曰善倦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師之而問道於其辭受終之後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民不知怒不知喜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觀民因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作皇詔之樂以愚民心耳目益榮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宇宙之中冬衣

皮毛夏毛絺葛春耕種刑足以勞秋收斂身足以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何以天下為哉遂不受入深山莫知所終矣

又曰齧缺堯時人許由師事齧缺堯又師由問曰齧缺可以配乎天既而齧過由由曰子將何之曰將逃堯曰何謂也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遂逃不見又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刑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而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者聞言父吾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又曰許由字武仲隱乎沛澤之中堯聞乃致天下而讓焉由退而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下之下史記又載

又曰壤父者堯而人年五十而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又曰蒲衣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遂讓以天下蒲衣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又曰老萊子者楚公室亂逃世耕於叢山之陽蓬蒿為室杖杖於牀飲水食菽懸山撞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王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番王曰守國之政孤頗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乎老萊子曰然妻

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夫可疑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釜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河南以菜子為老萊子人莫知其所終也又曰顏回字子淵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爾家貧居俸何不仕魯曰有郭外田六十畝足以供饘粥有郭內園六十畝足以供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樂習問於夫子足以自娛回何仕焉

又曰言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見高鄭為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為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代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退秦又使夫祀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者里西乞白乞率師

襲鄭過周汲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於周過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况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為情祀子亡奔齊孟明等返至都晉人耍擊大破秦師鄭於是賴高而在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借也賞一人而敗國借智者不為也遂以其僞徒東夷終身不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

逸民部七

逸民七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荷貴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
孔子擊磬衛乃何貴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
而曰硜硜乎莫已知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
果哉箴之難矣

姓曰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又名為魯守石
門主晨夜開閉之子路從孔子入石門而
自子路曰自孔子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
特人賢焉

又曰東郭順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真田子方師
魏文侯師友待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

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教當無擇稱之文侯曰
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思誰子方曰東郭順
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
情而容物物無則正容之悞之使人意也消無擇何也以
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
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形解而不敢動口紺而
不知言語所學真土梗耳夫魏真為吾累矣

又曰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

又曰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為相壽

任刑列禦寇乃絕跡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
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聞
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以與之禦寇出見使再拜而辭之
入見其妻妻撫心而怒曰聞為有道之妻子皆得樂令子
之妻子有飢色君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
笑曰君非自知而遺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至於其罪我
也又必且以人言之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
陽其黨皆所禦寇安然独全終身不著書八篇言道家之
意號曰列子

又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負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游
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於魏皆

為將唯于水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段于水踰牆而避之大尊侯尊以容禮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于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以甚乎文侯曰段于木不趨勢利隱處乎窮巷聲馳千里敢不軾乎文侯以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于木敬卜于夏曰友田于方故也

又曰公儀潛魯人也與子思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曰公儀子逾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足以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魚者可也不尔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

又曰王斗齊人也修道不仕與顏歌並時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趨見王為好勢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宇社稷願聞先生直言正諫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之尺之穀王曰何謂斗曰王使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之穀也王乃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力之也

又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十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文

禮之以黃金百斤聘以為卿又不就者書四篇言道家之
務號曰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又曰原憲居環堵之室甕牖桑樞上漏下濕緼衣無表乎
足眈眈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
駟連騎排簪華冠入於閭巷不容軒來見憲憲常冠杖藜而
出應門正冠則纓絕歛衽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
先生何病也憲笑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
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若夫仁義之匿車馬之飭憲
不忍為子貢遂逡面有慙色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又曰曹參字子羽魯表公致邑焉薛參不愛曰吾聞受人
常畏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

又曰陳仲子齊人其兄載為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為不
義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窮不苟求不義
之食遭歲飢乏粮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子實之蟲者三
咽而食視身自織屨妻擘繡以易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為
相遣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子欲以
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
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一肉
而懷楚國之憂竟可乎於是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為人灌

園

又曰披裘公者吳人延陵季子出遊見中道有遺金顧而
覩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

視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

又曰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吾忌之譖殺五屠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負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五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為不受而別莫知其誰負至吾為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為江上丈人乎

又曰漁父者楚人也見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傾袞王時屈原為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為上官

諫王

怒遷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不疑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歎其醜何故懷瑾握瑜目令於焉乃歎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目閉匿人莫知焉

又曰江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江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事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脩道者老而不虧專業於安期先生為道家之宗焉

又曰樂成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其趙族樂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靜不仕及趙為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之

又曰蓋公者齊人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楚漢之起齊人爭往于世主唯蓋公獨適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為齊相延問諸儒數百人何以治齊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蓋公善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則民定遂推此為類為參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焉齊果大治及參入相漢尊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為參師然未嘗仕以終壽

又曰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日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 藍田山而作歌曰莫上高山深谷遠迤躡上紫之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洛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之自匿終南山不能屈也

又曰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

初張良易姓為張自匿下邳步遊沂水圯上與

遇衣褐衣而老墜履圯下故謂良曰儒子取履良素

詐愕然駭之為其老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笑以足

受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
平明與我期此時良愈恠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
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怒
曰何後復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
乃出一篇書與良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二年孺子建
濟北城穀山下黃石即我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是太
公兵法良異之因講習以說他人莫能用後與沛公遇於
陳番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城
山下得黃石公良乃寶祠之及死與石并葬焉

又曰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
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禮儀二士獨不肯

罵通曰天下初定死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
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為公所為也公為不合古吾
不行也公往矣無汗我通不敢致而去

又曰安期先生者琅和人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老邊而
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於語三夜賜金壁
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赤玉馬為報留書於始皇曰
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拜安期先生與其友蒯
通同往見項羽欲封之卒不肯見列山傳

又曰東郭先生者與其友梁石君俱修道隱居不仕曹參
為齊相尊禮是范陽人蒯通為參客入見參曰婦人有夫
死三日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

祭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人亦由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雋士也今隱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禮之祭遂致禮聘二人亦終不仕齊人美焉

又曰田何字子齊人也自孔子受易世傳至河及秦焚學以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焚故何傳之不絕漢吳何以濟諸田徒社故號曰社田生以易受弟子東武王仲洛陽用王孫丁寬齊服生梁羽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為易者宗

又曰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為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入廟不下司馬門釋之勅奏太子不敬文帝善遷之至庭尉及文帝

崩太子代立為帝是為景帝釋之惧称病欲去用王生計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平常與釋之及公卿會庭中立王鞮解顧謂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曰独奈何辱張庭尉使跪繫鞮乎生曰吾年老老且賤矣自度終無益張庭尉庭尉方為天下名臣吾豈敢使庭尉使繫鞮乎欲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庭尉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

逸民部八

逸民八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少治清節
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修身德隱於研山遷既親
貴乃與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山立德
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爲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
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
上之所由也願先生所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
料能而行度德而度_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度受名不
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

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為李陵游說下腐刑果以悔悅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於所亡人立祠號曰所君

又曰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者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即國條奏行狀天子得福等五人行義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愍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於家

又曰安丘望之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官號曰安丘夫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

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見以敬為高愈自損退為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况王伋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又曰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傲世不能與俗人為郡上召始見曰明宗欲臣訢耶支訢耶師訢耶府明所以尊寵人也極於功曹所以榮祿者也於孝廉一極一已

皆訢所以不用也府君異之遂不敢屈

三府決祿曰丘訢傲俗自謂無伍

又曰荀靖字叔慈父淑有名績靖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靖

至孝闔門悌睦隱身修道弟爽字慈明亦有材學汝南許章稱二人皆玉也慈明外郎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終穎陽令丘禎號靖曰玄行先生穎川太守王懷亦謚曰昭

定先生

又曰任棠字季卿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爲漢陽太守就家候棠以薤一本水一盆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戶下參曰棠是欲諭太守也水欲太守清也按一本薤欲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太守開門恤孤也終參去不言詔不徵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刑至今稱任徵君也

又曰張仲蔚平陵人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任明天官博物善屬詩賦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又曰高恢字伯遠少泊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並苦隱於華陰山

又曰姜肱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及娶兄弟相愛不能相離習學五經兼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三年靈帝昭徵爲掾爲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爲虛獲實遂籍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况今政在私門哉乃隱遯命乘舡浮海死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大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天下年七十卒於家

又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帝時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因推薦稚於朝建由是王舉

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答命公薨身自
赴吊太守王瓊亦嘗辟稚至瓊薨歸葬江夏稚既聞即負
笈徒步行豫章三十餘里夏瓊墓前致齋而哭之後公車
三徵不就以壽終

又曰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諸生質直不苟動必
依道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馥閉
門不與高蔡桓帝即位火異教詔百司舉直言之士各
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靈帝即位中常士
曹節等專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馥雖不交官然聲名為
節等所憚遂以汝南范滂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為節所
誣悉在黨中詔下郡縣各捕以為黨魁馥於是頓足而歎

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百家何以生為
乃剪髮變服易形改姓入相慮山中為治工客作形貌毀
悴積傭三年而無知者後詔悉放儉等皆出馥獨嘆曰以
為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賃作不歸家人求不知所
處其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上黨太守濮陽潛使
人以車迎馥上自匿不肯見潛車三返乃得馥

又曰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大女
雖王為父報仇外黃令梁醜欲論殺王蟠時年十五為書
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人激忍辱之子不遭
明時尚黨追旌廬表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醜苦其言乃
為讞減死論人稱之及父母卒蟠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

年遂隱。孝治京氏。嚴氏春秋小載。禮三業通。因情貫五。經兼明國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太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符傳護送。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家。前後凡一祭。蒲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又曰。躬泰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為吏。歎曰。大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郡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中。一角蟄眾人慕之。皆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泰知之於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先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稚來弔。以生芻

一束。頓泰廬前而去。泰曰。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曰。生芻一束。人如玉。吾不堪此喻。後辟司徒。俯有道徵。皆不就。又曰。袁閔字南甫。汝南人也。築室於庭中。閉戶不見容。且於室中向母拜。雖子往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屐。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再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繩俗。可謂至賢也。又曰。牛牢字君直。世祖為布衣時。與牢遊。夜講訖。共言讖。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曰。牢丈夫立義。不與帝眾。大咲。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直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者。常見到家。致意焉。刺史郡首守。是以每輒奉詔。就養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

又曰成公著成帝時自隱姓名嘗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節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又曰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為太子子師友祭酒耻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已下會歛者數百人先王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董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龔先生天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起出衆莫甚其誰

又曰宋勝之字即子南陽衆人也少孤年十五失父母家于殺城隍中孝慕甚篤隍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代之獵之禽獸嘗分肉於有親者貧依姊數歲乃至長安受易通明以信義見臣從兄哀於東平內使遣吏召之勝之日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卽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又曰東海隱者漢故司直王良友人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徵還通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為致此而復遽去何往來胥胥不憚煩也遂距良終不納論者高之

又曰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就王莽未隱於南山地黃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齎壁帛早辭厚禮聘順欲以為師順因使謝囂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懼然不敢強屈其後囂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栖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又曰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義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園桓麟等自遠方至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溫敏不耻下問故學者宗之常慕其先人之高迹於隱南山之陰初

馬融始從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果為後大儒文冠當世以是服恂之知大永和中和帝情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併魯憫季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為罔貞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憲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焉

又曰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邳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兄居治善易春秋恬居守居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為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為功曹岐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收岐若實不起者欲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搥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學孝義栖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杖益敢以死守之玄心乃止岐於是高名逾

廣及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以畜蜂豕爲
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
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良賢公府辟以爲茂才爲蒲坂
令皆不就以壽終於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

逸民部九

逸民九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常賣卜城都市曰
得百錢以字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從
之遊數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
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歎
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者名殺我身故不仕時人服之
又曰鄭朴字子貞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大將軍王鳳以
禮聘之遂不屈楊雄法言勝稱其德曰谷口鄭子貞耕於
嚴石下之名振京師馮翊人刊石祠之至今不絕

又曰李弘字仲元蜀令人居城都之圭里里中化之班卓
負擔男女不錯行弘嘗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
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中元日本不知官惟楊
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又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學孝經論語兼通京氏
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
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机杖之禮以待玄
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又曰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號安曰仕
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曾運傳歎曰性以潔白爲
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休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

而無爭遂終身不仕號曰任徵君

又曰管寧字幼安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
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後中罔少安人多
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
徵辭還以爲大中大夫固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與服四
賜帝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榻上當膝皆穿常著
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著旧布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國
其形於府殿號爲賢者

又曰胡昭字孔明棄妻子我應袁紹之命武帝亦辟昭
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卒高尚義不相屈
昭乃隱陸渾山中

又曰焦先字孝然世莫所無出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常
結草爲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着衣卧不設席
又無草蓐以月就土其禮垢汙皆知淫泆不行人間或數
日一食行不由邪徑自不與女子近視口未嘗言雖有驚
急不與人語後野人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久雪太至先
祖卧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嵇康高士傳曰子州友父者堯舜各以天下讓友父友父
曰我適有勞憂之病方知之未暇在天下也

又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堯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
戶夫負妻載携子以人海終身不及

又曰伯成子高不知何許人也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復去

而耕禹往趨而問曰昔堯舜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
舜舜授予吾子去而耕敢問其故何郭子高曰昔堯治天
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
而不畏得自此傷褒刑自此作夫子蓋行無由吾事偶也
然遂復耕而顧

又曰下隨務光者不知何許人蕩將我桀因下隨而謀曰
非吾事也湯遂代桀以天下讓隨也曰后之代桀謀與我
必以我爲賊也而又讓我也必以我爲貪也吾不忍聞乃自
投桐水又讓務光曰廢上非義殺民非仁無道之世不
踐其況於尊我哉乃抱石而沉廬水

又曰小臣稷者齊人抗厲希公桓公三往而不得見公曰

吾聞事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是見焉

又曰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每爲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惇然作色不悅曰子欲貴乎吾子子欲貴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乃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又曰涓子齊子餌未接食甚精至三百年後釣於河澤得鯉魚中符後隱於岩石山能致風雨告伯陽九仙法淮南王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

又曰商客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

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鄉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爲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尽矣

又曰關尹令喜州大夫也善內學星辰服食老子西遊喜先見氣物色遮之果得老子老子爲著書因其老子俱之流沙西服巨勝實莫知所終

又曰康市子者聖人無欲者也見人爭財而訟推千金之璧於其旁而訟者息

又曰狂接與楚人也耕而食楚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聘之曰願先生治江南接與笑而不應使者去其妻從

市來曰門外車馬迹何深也接輿且告之妻曰許之乎接輿曰貴富人之欲所子何惡之妻曰吾聞至人樂道以不貧易操不為富改行受人爵祿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誠然不如去之夫負釜甑妻戴絰器變姓名莫知所知嘗見仲尼歌而遠之曰鳳凰兮兮何德之衰諫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更姓陸通姓養性在蜀峨嵋山上世

世見之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陸通字接輿楚昭王政亂乃陽狂不仕故曰接輿也

又曰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披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是一樂也以男為貴吾得為二男二樂也人生有不於襁褓吾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往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

以待終何不樂也

又曰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遇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與者是誰子路曰是孔子是魯孔丘欵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仲由孔丘之徒歟對曰然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擾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撫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歟

又荷蓀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又曰顏闔者魯人也魯君聞其賢以幣聘焉闔方服布衣

自飲牛使者問曰此顏闔家耶曰然使者致弊闔曰恐聽
誤而遺使者羞使者反復來之闔乃繫坯而道

又曰市南宜遼楚人也姓熊白馬為亂使石乞告之不從
承以劍而遼弄在不報魯侯問曰吾學先生之道勤而行
之然不免於憂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剖形洒心而遊無人
之野則無憂矣

又曰太公任者陳人孔子圍陳七日不火食太公往弔之
曰子幾死乎夫直木先伐甘井先渴子其餘智以驚愚脩
身以明汙昭：如揭日月而行故汝不免於患也孰能削
迹損勢不為功名者哉無責於人亦無責焉孔子曰善辭
其交遊巡於大澤入獸不亂群而况人也

又曰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見丈人為圃入井抱
甕而灌用力甚多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曰操操用
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已曰聞知吾師有機事者必有機
心攪心存於曾則純曰不備子貢愕然慙不對有閻丈人
曰子奚為曰孔丘徒也丈人曰子非博學以疑聖智獨絃
歌以買聲名於天下者乎乃且亡汝神氣墮汝形体何暇
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

又曰延陵季子名禮吳王之子最少而賢使上閻還會闔
閻使專請刺殺王僚治國於禮：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
入吳國初適魯聽樂論衆國之風及過徐上君欲其劍札
心許之及還徐君已死即解帶樹而去

又曰范蠡者徐人也相越滅吳去之齊號統夷子治產數
千萬去止陶爲米公復累巨萬一日蠡事周師太公服桂
飲水去越入海百餘年乃見於陶一旦棄資財賣藥於蘭
陵世世見之

又曰魯羊說者楚人隱於魯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王反
國欲將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魯羊大王反國說亦魯
羊臣之爵祿也復以又何賞之有王使司馬子綦送之以
三挂之位說曰願長反魯羊之肆耳遂不受

又曰閻丘先生齊人也齊王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
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祖父老皆謝先生獨不拜王曰少
也復賜無徭役先生復獨不拜王曰父老幸勞之故答以

二賜先生獨不拜何也閻丘曰聞王之求望得壽得富得
貴於大王也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倉廩備災無以富
先生大官無闕無以貴先生閻丘曰非所敢望願選良吏
平法度臣得壽矣賑之以時臣得富矣令少敬長臣得貴
矣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十

逸民部十

逸民十

嵇康高士傳曰周豐魯人也潛居自貴哀公執贄請見之
曹辭使人問曰有虞代未施信於民而信夏后氏未施敬
於民而民敬何施而施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
民而民哀宗廟社稷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
民使叛同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
蒞之雖固然結之民其可不解乎

又曰顏歆者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歆前歆曰王前王不
悅歆曰夫歆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王作色曰貴乎歆曰

昔秦政齊令曰敢迎擲下惠壘樵者罪死不赦有能得齊
王頭者封萬戶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壘齊王
曰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大牢乘安車駸曰願得蔬食以當
肉安步以當與無罪以當貴清淨以自娛遂辭而去

又曰魯連者齊人好奇偉傲儻嘗遊趙秦圍邯鄲連却秦
軍平原君欲封連心不受平原君又置酒以千金為壽連
笑曰所貴天下之有為人排患釋難而無取也即有取是
固販之事不忍為也遂隱居海上莫知所在

又曰何上公不知何許人也謂之丈人隱德無言無得而
稱焉安丘先生等從之脩其老黃葉

又曰鄭仲虞不知何許人也漢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願
陛下何惜不為大上君令臣得為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
祿終其身世號之白衣尚書

又曰司馬季玉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漢文帝時宋忠賈誼
為太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廷心在巫醫試觀卜
數中見季玉閑中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二人曰觀先生
之狀聽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何業
之卑何行之汗季玉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夫
相引以勢相道以利所謂賢者乃可為羞耳夫內無飢寒
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有敬居下而無害君子道也
卜之為業所謂上德也鳳凰不與燕雀為群公等喁：何
知長者二人忽：不覺自失後不知季玉所在

又曰班嗣樓煩人也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老
莊之道不屑榮官桓君山從傭莊子報曰若莊子者絕聖
棄智脩性保身清虛淡泊歸之自然釣魚於一壑則萬物
不扞其志拙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今吾子伏孔氏
之執跡馳顏閔之極藝既繁率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
也昔有學步邯鄲者失其故步匍匐而歸恐似此類故
不進也其行以特論如此遂終下家

又曰將謂字元卿杜陵人為兗州刺史王莽為宰衡謂奏
事到壩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
出特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將翁

又曰逢賁字叔平杜陵人李邵公上邵人賁世二千石王
奔辟不至嘗未杜陵門下掾終身不窺長安門但門門讀
書未嘗問政不過農田之事邵公王莽時辟地河西建武
中竇融欲薦之故辭乃止家累百金優遊自樂

又曰薛方齊人養德不仕王莽安居迎方因謝曰堯舜在
上下有巢計今明王方虞隆唐虞之德亦由小人臣欲守
箕山之志莽說其言遂終于家

又曰龔勝楚人王莽時遣使徵聘義不事二姓遂不食而
死者父老來吊其哀既而曰差乎賁以香自燒膏以明自
消龔先生竟天年非吾徒也趨而出終莫知其誰也

張顯逸傳民曰曹子臧者曹宣公之子也宣公卒負芻殺
太子番而自立是為曹成公其後晉執成公將見子臧於

周之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不失節為君
非吾節也遂亡命奔朱晉侯請子臧反國而歸成公子臧
以國致成公為君見左傳

又曰周黨字伯况整身清約非法不行建武中徵為義郎
以病詔曰昔齊夷不食用粟太原用黨不食朕祿後終隱
居娛志不營於世

虞般佑高士傳曰皇甫士安少執冲素以耕稼為業專心
好學每改服以行無日而食得風痺或多勸脩名士安答
曰居畝畝之中亦可以為樂堯舜之道何必崇利執而後
名乎詔以為太子中庶子著作即並不應也

又曰朱冲字巨容南安人少有德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
隣牛犯種擔芻送牛牛主人大慙乃不復暴晉咸寧二年
詔曰處士朱冲履行高潔經學脩明征為博士及太子中
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以免居近夷俗羌戎奉
事若君也

又曰劉兆字延世公府五辟三徵皆不就安貧道潛士術
作數十年不出門凡事術十餘言萬

又曰五朝字世明好學該博顯命屢加不就鎮南將軍劉
弘上請補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竟不聽尚書郎胡濟言
朝守靜衡門志道日新誠江南之良材立園之逸老也且
白衣為郤前漢有舊賁于家食近代所崇事可行也朝竟
不就後卒于家

王隱晉書亦同也

又曰郭文舉河內軹縣人年十三有懷隱志每行山林旬
曰志歸父母喪終辭家不娶入陸渾高山少室乃隱華陰
之崖以觀石室之石湫浴下將沒步擔入與吳餘抗大辟
袁叔貞隱傳曰蘇門先生嘗見採薪於阜者先生嘆曰汝
將以是終乎哀哉薪者曰以是終者我也不以是終者我
也且聖人無懷何其為哀聖人以道德為心不以富貴為
志因歌二章莫知所終

又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
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勉之曰二君豈不見河邊之
樹乎僕御折其枝風浪盪木其根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
然也子見高岱之松栢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

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本豈與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
又曰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非稱之世傳
長者之辭因以為名

又曰南公者楚人埋名藏用世莫能識居國南鄙因以為
號著書言陰陽事

又曰野老六國時人遊秦楚間年老隱居掌勸為務著書
言農家事因以為號

又曰鵲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幣履穿以鵲為冠莫
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馬援常師事之援後顯
於趙鵲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援絕

又曰楚人有獻魚子楚王曰今日魚獲食之不尽賣之不售

弃之又可惜是故來獻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魚者仁人將以誨我也乃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弊泉去後宮楚國大治又曰河上丈人家貧編蕭自給其子沒泉得千金之珠丈人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領下于能得其珠者遇其睡也使龍而寤子其壑粉矣

又曰孫叔敖遇狐丘先生曰僕聞人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矣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之怨處之叔敖

曰不然吾爵高而志益下官大而志益卜祿厚而施益丈

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

又見列子

又曰客有候孔子者顏淵問曰客何人也孔子曰甯考之考吾不測也夫良玉徑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明

殊度寸雖有函丈之石不能知其曜苟蘊矣自尊容止可矧矣

說苑曰衛有丈夫負走入井灌韭終一日一區鄧折下車

教之為機後重前輕命曰稿終日灌韭百區不倦衛丈夫

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心我非不知不欲為也雜記事曰徐

稚乎榮祿陳蕃欽其高行以禮招請着為功曹及師友祭

酒又特為設東面之坐重度佩巾凡以後稚辭疾不到

王僧虔吳地記曰處士陸著字伯文漢桓靈之間州府交

辟並不就唯事棲道臨卒誠諸子弟云吾少未嘗官勿苟

苟仕濁世子弟遵訓遂代二不仕並有盛名

又曰桐廬縣東有大漢溪九里注溪口南通新安東出富

陽青山綠波連霄亘壑昔徵士騎散常侍戴敦遊此自

言山水之致極也。敦字長雲，譙國鉉人。父散騎侍生達，字安道，弟子常侍國子祭酒顥，並高蹈俗外。三葉肥遁，為海內所稱。梁典曰：戴顥字仲若，與達並隱遁，有高名，顥以父不仕，復循其業，辟皆不就。

梁蕭繹孝德傳曰：繆裝，字文雅，東海蘭陵人。世亂，將家避地海濱，不以遜世為悶，不以窮居為傷，浣衣濯冠，以候絕氣。

道學傳曰：樂鉅，公者宋人，獨好黃，好恬靜，不慕榮貴。號曰安丘丈人。

又曰：孔愬，會稽山陰人。逸操不群，唯有一奴自隨，奴善吹笙，愬為洛生詠，典之相對而已。

世說曰：郝超，每聞欵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室，在剡為戴公起宅，其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剡，如入官舍。

又曰：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陸機招隱詩曰：明發心不怡，投袂聊躑躅。躑躅欵安之，幽人在峻谷。朝採南澗藻，夕宿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途橫古今。岩穴無結搆，丘中有鳴琴。

陸雲逸民賦曰：古之逸民，輕天下，輕萬物，而欵專一丘之忻。擅一壑之美，天下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因無疆之休，乃為賦曰：相荒土以為君，度山阿而考室。層幽翳蒼穹，谷重深岩木。根頹萇藟，垂陰潛

魚漉止蠓鳥來吟鷓蔬圃於滋薄即蘭堂於芳林靡飛飄
以赴節揮天籟以吳音抱迴沅之別沼食秋華於高岑
遂玉泉以濯沅浚金玉以拔簪遵者龍見在林鳳戢遁
綠野而宅心望岩穴而凱入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

